



金門老人品茶，談種樹

金門老人談種樹

呂福和

舊時樟木·砍伐造船

張老先生的植樹計畫是件新穎的構想，有極大的可能性，既簡易，也需要。

播種後，恰巧下了幾陣雨，因此半個月後，都萌芽了，那時的戰區司令官胡璉將軍看到欣欣向榮的幼苗，曾經說過：「這就是我對金門日後造林成功的信心。」

現在古寧頭所見一行行，一列列的巨大相思樹，庇護了戰場中的青年子弟兵，他們的年齡大都與樹齡相仿。」

張西湖揚起响亮喉聲說，「這豈不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一句老話：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。」張西湖又打趣的說，「我與杭州的西湖齊名，所以我要向金門的軍官建議，在太湖、莒光湖、慈湖、陽明湖、碧湖、古崗湖、中興湖等的湖畔水岸，大量種植垂柳，使他們都和左宗棠將軍一樣，以種柳而成名。」

去（六十四）年十二月深冬，我再度訪問福建省金門，遇見我二十多年前相識的古希老友。他們的鬚髮更長更白了，額角上的痕溝更深了，牙齒也缺掉了幾個；但他們善於適應風霜環境，對世故人情更為通達；年青人，對他們肅然起敬。

那天，他們正在文昌閣（又稱奎閣）內欣賞南管樂曲錄音，見到我都起來和我握手，歡迎說：「幫忙金門種樹的朋友又來了。」

我們的話題十分廣泛，由氣象寒流，談到南管樂的組曲，而後談到我們的主題——種樹。

前人種樹·後人乘涼

張西湖回憶說：「民國四十一年春天，由台灣運來的第一批相思種子，在古寧頭的戰壕旁直接播種，是金門造林的最初工作。」

另一位讀了許多古書，能詠詩作詞的顏西林也說了：「有的人說金門過去沒有樹木，但『過去』兩字是否指四百多年前明末清初？當年鄭成功在金門練兵抗清，在太武山上砍了許多樹木造船，可見那時金門有鬱鬱樹林。」

顏西林就指出金門縣誌有過記載：「舊時多樟木，因鄭成功造船，砍伐殆盡。」

顏老先生又提出證明說：「金門自宋室南渡，至明代萬曆四百年間，據有關志乘族譜記載，皆謂北起瓊林，南至榜林及昔果山一帶，松柏茂密。宋朝朱熹在金門講學，他的學生，也寫了許多詩，歌頌葱蒼的樹林。」

留得青山在·不怕沒柴燒

當我經過瓊林村，有兩位笑容可掬的老阿婆，見到我這陌生人，就問起我從那兒來往那裏去，做什麼事。我回答說，我從台灣特地來看二十四年前由我押運來並指導種植的樟、棟、松、朴、竹等樹苗，現在長得多高多粗了。她們聽了，連聲稱好，就倒一杯茶給我喝。

許阿婆開始說：我們婦道家，只曉得家務事，開門七件事：柴、米、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。一日三餐，都要燒柴。二十多年前，金門柴料極缺，我們每天要到田間檢拾高粱幹、拮樹枝、挖草根，一天檢到的不夠一天燒。但近年來，金門改觀了。民國六十一年一次大颱風吹倒很多樹木，阿兵哥把



茶向欣欣樹松



老神父喜愛紅西鴨

樹幹裁短，枝拍檢起，送運到我們家裏，堆積如山，燒了兩年尚未燒完。

吳阿婆也說：「當年因為樹太少，黃沙飛揚，客廳桌子上，一忽就積起一層灰塵。到田間工作，更是難受。但金門現在可以種甜香瓜，芒果和龍眼，倘使沒有旁邊的許多擋風樹，我想這些高級水果，是極難種成功的。現在有許多孫輩青年，沒有感受過因缺少樹木的痛苦，我們雖苦口婆心的說，要保護前人所種的樹，他們聽若無聞。這就是所謂：『事非經過不知難』」。

她繼續說，「我只希望金門島中央的太武山、東邊的双乳山、西邊的普果山、南面的珠山、北面的馬山等山崗上都有茂密的樹林，使我們的身心健康，那就是『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』」。

他說的是雙關語，我聽了，十分舒適欽佩，她老人家有如此高明的見地。

法國老神父·養鴨種果蔬

有位法國籍羅神父，住在金門忽逾已二十年。初到金門時，曾做了許多戰地救護慈善工作，現在專心於宗教事業，有時也為貧苦的人治病。他自己燒飯洗衣，親自喂養七隻狗，三隻貓，二十多隻紅

頭鴨，八隻白火雞，一匹小駒。並種了幾十株番石榴、龍眼、芒果、葡萄、檸檬等果樹，和刀豆、番茄、南瓜、蘿蔔等蔬菜。

我去拜訪他時，他正爬在樹上修剪樹枝。他說這樹碰到電線，所以把牠鋸低，平時他是不願隨便把樹枝加以修剪的，知道枝葉愈密，生長愈旺，擋風力更強。

他一邊走，一邊引我到他的書房裡去喝一杯很濃香的咖啡，他事後告訴我，那咖啡是代用品，由白扁豆焙焦製成的——「金門道地土產

黑咖啡

他有一個半公頃面積的園子，教堂位在園子的中央，前面是噴水池和聖母像，左面是菜圃，右邊是果園，外圍是密密的樹林，這些樹木，被許多人稱為「雜木」，認為沒有經濟價值。樹冠互相交錯，密密層層，有高低。枯枝落葉掉到地上，與雞鴨糞便相混，變成有機肥料，土壤十分鬆軟，所結的果實是碩大的，蔬菜是肥嫩的。

老神父伸手從樹上採了六隻九分成熟的大番石榴，叫我帶回台灣給我孫兒吃。我把這水果裝入背袋，道謝了步出教堂。忽然聽到幾隻白頭翁在樹枝上吱吱地叫着，倏覺得樹木帶給人們生活上的許多情趣。

我在木麻黃行道樹蔭下，踱步到山外村新市區，腦海中迴響起一百多年前另一位老神父，因種甜豌豆而發現遺傳定律，聞名於世的孟得爾。

羅神父的小型綜合農場，堪稱為：金門農家示範戶，防風林試驗場，果樹、蔬菜品種觀察區，家畜家禽繁殖所，土壤、肥料改良，和水土保持推廣中心地。

但是，在金門的許多農業青年，却很少知道這位獻身宗教的老傳教士的農業成就。

金門種樹木·保安價值高

在金門我又遇見一位福建籍的林業界泰斗康老先生，許多人尊稱他為康夫子。他對金門種樹出過大力，效過大勞，現在居於台北。他最近再訪金門回台，寫了一封長達四千字的信給金門日報載登，信的大意如此：

「……據我所知，金門二十五年年未造林，全島一片荒蕪，缺少遮蔽，全部暴露，土壤乾瘠，紅土飛沙掩沒農田……造林之目的，第一為軍事掩護，其次是防風定沙，改良土壤，增加農業生產，絕對是保安林，不是經濟林，經營方式，不能忽視其保安價值而捨本逐末，而侈談經營收益也。

近來有少數缺乏林業常識的人，初到金門，不知以往缺少樹林慘狀及初期造林之困難，嫌厭木麻黃太多，過於單調，價值不高，主張砍去，多種富麗堂皇之樹。這問題，我何嘗沒有想過……但林相改良，若無絕對把握，切莫盲目行之……」。

老阿婆說：請喝茶！

他並提筆寫了兩首七言詩：

重游金門

騰雲駕霧白天降
喜見海山一色蒼
赤土白砂齊匿跡
浯江不復穿紅粧

哀木麻黃

擲風沐雨木麻黃
耐瘠抗乾骨澤滿
蔭庇方成遭厭棄
樹猶如此人何堪

